



因循天地的转换，古人把一年分为二十四节气，到了立冬，日子开始向岁末行进。立冬的“冬”，是“终”的意思。“冻笔新诗懒写，寒炉美酒时温。醉看墨花月白，恍疑雪满前村。”唐代诗人李白有《立冬》一诗，说立冬之夜，笔墨都给冻住了，懒得再去写新的诗，红泥火炉，温酒一壶，自酌自饮，醉眼中看到墨花和白月光，恍惚间以为是大雪落满山村。

“北风潜入悄无踪，未品秋浓已立冬”，深秋的美还未得及细细品味，立冬就悄无声息来了。

古人将立冬分为三候：“一候水始冰；二候地始冻；三候雉入大水为蜃。”说立冬之初，水开始结冰，接着，朔风起，土壤慢慢冻结，天一冷，野鸡一类的大鸟见不到了，而海边却可以看到大蛤。古人认为，这大蛤是野鸡潜入水中变的，因为它们的花纹是一样的。古人真是天真得紧，且个个都是浪漫主义者。

立冬在古时，是个分量很重的节气，这一天，皇帝要带着文武百官到京城的北郊设坛祭祀。民间也要贺冬，称之为“拜冬”，有祭祖、饮宴、卜岁、添置新衣等习俗。北方民间，立冬日要设炉烧炭，开暖炉会，用各种香草、菊花、金银花煎汤沐浴。《熙朝乐事》载：“立冬日以各色香草及菊花、金银花煎汤沐浴，谓之扫疥。”

北方过立冬，要吃饺子，“立冬不端饺子碗，冻掉耳朵没人管。”立冬是秋冬季节之交，故“交子之时”的饺子不能不吃。南方人考究，冬令进补吃膏滋是江南人的老传统。

北人也罢，南人也好，一条长江，隔不断的是共同的风俗，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忙活着进补，说是“补冬”——在这一天进补，在严寒的日子里，就能抵御住凛冽的寒气。顺应天时，应时进补，是老祖宗留下的养生智慧。《诗经》里就有“我有旨蓄，亦以御冬”的句子。到了立冬，主妇想的是备些好吃好用的，把家里弄得暖乎乎的。农人想的是，一年快到头了，又到打年糕捣麻糍的时节。而文人墨客，想的是寒炉美酒，共叙旧事，三九之时，踏雪寻梅。

节气是庄稼人的敏感穴，对城里人，有点隔靴搔痒的味道。不过，城里人再不敏感，一说到吃，说到滋补，就很把节气当回事了。江南人家，一到立冬，老人总要到菜场上拎只鸡鸭回来，把人参切片，包在鸡鸭之中煨熟，用来“补冬”。也有用红参、阿胶、桂圆、芝麻、核桃肉做成各种膏方的。家乡补冬的食物不少，有红糖鸡蛋桂圆酒、核桃姜汁调蛋，还有黄鱼酒、湖鳗酒、蛏子酒、青蟹酒，这些黄鱼呀、湖鳗呀、蛏子呀、青蟹呀，加黄酒炖后，鲜香至极。小辈们倒不在乎补不补，可是老人不依，“打小就是这么过来的”。打小就这样，证明经过时间的大浪淘沙，所以，也别轻易破了习俗这东西。几辈子都这样的事，总有它的道理吧。

立冬这一天，女友叫我到她家吃炖品，说我整日东奔西走，该补补。看她在厨房忙碌，我想进去搭把手，她不让，让我好生歇着。日常琐事，她这样全身心浸染其中，做得有滋有味，只为了给我一口暖汤。那时，她年轻，美丽，从不下厨，怕油烟熏脏了她的衣，她说自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灵。

嫁为人妇，她洗手做羹汤，自此，爱上了人间烟火。她知道，所谓人间烟火，就是实实在在过日子。

女友热爱旅游、园艺、音乐、美食，一切有格调的事物，她都喜欢，但感情不太顺利，像沈从文说的一样，她“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”她与家庭决裂，与这个人走在一起。而这个人负了她，她和他的故事，不过五年，就因为情节的突变，匆匆收尾。

爱一个人爱得太深，会醉，而恨得太久，心也容易碎。所以，她选择忘却。她说，伤痛是可以忘却的，如果你还痛，那是因为时间不够久。我也信的，只有绝望得彻底，才会释怀得彻底。

好在她重新找到了归宿。像她这样豁达、乐观的人，自有懂她的人。女人，可以找最好的人恋爱，而结婚，则要选择最合适的。她收起了早年的锋芒，周身洋溢着平和的幸福，如一朵悄然结子的莲，淡然从容。

上来的是核桃姜汁调蛋，未入口，便闻到姜香和蛋香。围炉小坐，容易让人忆旧。我们说笑，忆少年往事。我和她，一起成长，一起婚嫁，一些旧事，像那一缕缕的香气，在小小的空间里浮沉。有些故事，深埋在心底，有些，正在淡忘。往事，长满青苔，又像旧时唱片的针孔。立冬日，一道暖暖的炖品，不经意间，扯出了往昔岁月。

立冬。冬天的第一个节气，带给我的，不是寒意，而是直达心间的温暖。

时令笔记

太原晚报

责编 李晓勤
校对 立君

14 版

萧寒至 春仍在

米丽志

立冬的“立”，为“建始”之意，警醒，隆重，有一种浩荡的仪式感。其实，秋冬之间是没有明显界限的。秋天熟透，大地上生长的万物，也像枝头熟透的果子。一场不大的西风，就会把它们吹落。

很明显的，白昼以有感的速度在变短。下班路上，周遭背景变幻，从天光明亮到落霞漫天，又变成华灯初上。白昼，像孩童手中的甜甘蔗，被谁一点点咬了去。

那时，我一边骑车，一边在心里生出一种追着光阴跑的催迫之感，仿佛人生也因此缩短了。杜甫的诗句：岁暮阴阳催短景，天涯霜雪霁寒宵。真真不假啊。

但我感觉，杜诗还是过于凄冷了。

你看，即便下班时天已黑，但心里的一团灯火却在温温地亮着。到家，扑入自己的一片小天地，将寒冷和黑暗以及世俗杂事拒之门外，暖暖的，不问世事，便如桃源一般。厨房里，热气氤氲，色香味和炊声交响，那是丰腴的冬日滋味——听觉和味觉互相感知，立体多维的初冬感觉啊。此

时，若有友人赴约，共进晚餐，那么，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”的古味里，又含期盼，让初冬的萧寒，都会淡去。

立冬前后，北风是寒冷的使者。如果没有大北风打前站，秋的行头就会一直披挂着。斑斓的田野经霜，更显初冬的深沉。白杨，干树扫做一番黄，干干净净的，生出了一种致幻效果。橡树，叶子被阳光写上了点点斑驳，如今被寒凉轻轻打上了卷儿。老槐树，把细碎“分币”一层层撒落地面。栾树呢，擎着簇簇绛红蒴果，火炬似的亮着，照得叶子和树干显出烟火色。栗子树，强撑着，自从栗蓬被敲落摘走，栗树就像年老的妈妈，在风中越来越憔悴。至于柿子树，不论年岁大小，都苍老如老头儿，但叶也红，果也红，精神健旺，气势不凡。再看山岭上的松，一律收回向外的张扬，凝成深翠，那架势会一直绿到千鸟飞绝、万径寂灭，牢牢攥紧不松手。

立冬，在北方有句民谚：立冬不除菜，终究是个害。此“菜”，专指大白菜。初冬时节，原野上除

了麦苗儿，大白菜是大地上最后的绿色。立冬后，最后的绿色也要被收走了。曾经，霜风秋阳，一层凛冽、一层煦暖；打一巴掌给俩枣，哄得白菜在地里，孤独地度过一段凛冽岁月。抱心儿、裹心儿，向内生长，一直把自己撑得硬丁丁的。

立冬后，麦苗上一遍冬水，随即会被即将到来的冰雪覆盖，或被北风撕扯得萎如土色。慢慢地，所有作物都转为默默的沉潜状态。大地隐掉了所有的繁华神色——人隐进厚厚的衣物和暖房子，动物隐进浓密皮毛，万物花开隐入地下。

这时节，人们免不了要回忆那曾经的春华秋实。人生，有时也很像立冬以后的时日，秋收已过，要冬藏了。沉寂里，无论是粮食，菜蔬，收获，还是情感，都藏起来，慢慢发酵着。时光，会让它们变成美酒和美酒一般的情思。

那么，也就是说，立冬，并不是春天的远离；年老，也并不意味着青春的远离。它们只是换了另一种方式存在，就像沉潜在冬天里的叶萌和花开。

行摄之间

水墨云竹湖

张广国 摄/摄



远山隐在雾里
树木岛屿浸在水墨中
它们的影子
那么虚幻那么轻
溅不起涟漪和浪花

无忧无虑的鱼儿
游得那么欢快
远山树木的倒影随之摇摆
隔岸的人不为所动
化身水墨中神来一笔



铁建硕忆

王春林的腿

孙琨

王春林是二连食堂采购，个子不高，一双大眼炯炯有神。

在繁峙马庄，当年那鸟都不拉屎的地方，要想给战友们的伙食里增加营养的东西，几乎比登天还难。那时的王春林一天之间上大营几个来回是常事。周围的砂河镇、繁峙县城，王春林是经常奔波往返。

1970年中秋节前，连里准备大会餐。除了连里饲养的肥猪以外，就需要另想办法。这个难题就压在了王春林的肩上。

我们至今也不清楚王春林究竟走了几趟，只知道，那天还尚未亮时，王春林和几位炊事班的战

友向村后的馒头山上爬去。

天黑以后，几位战友抬着将近一百只鸡摇摇晃晃回到了马庄。炊事班给全连战士承诺的国庆、中秋“百鸡宴”的主要食材有了着落。

原来，王春林他们为了战友们的利益，用了半天时间，找到了深山中的两个村庄。他们要买鸡的消息惊动了全村。村里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大规模买鸡的人。有的老大娘抱着自家的鸡，颤巍巍从村里找到另一个村庄，颤抖着说：“你们买下吧，给个咸盐钱就行。”(那时的咸盐，每斤的价格不到一角钱)就这样，王春林他们在

深山中，为全连战士的聚餐，往返近二十个小时，采购了鸡并且全部自己抬回了连队。

山区的小路崎岖难行，王春林多次往返。那次，他们抬着鸡在山区小路行走几十公里，其强度不亚于工地上的劳累程度。

直到1972年1月二连解散，食堂都没有亏空过，一直有着盈余。战友们清楚，这中间很大一部分功劳应归功于“王春林的腿”。

48年后，战友们聚会，又一次见到王春林。看着他已苍老的面孔，我们由衷地说：为保障二连战士营养劳苦功高的春林，多多保重。